



833067

青門簾橐卷之七

毗陵

鹽官

陸嘉淑水修批點

卷一各八圖

序一

鈔古文載序

本族專以載道為主立論已高曲折又足以盡之

余聞之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故文非道不立道非文不行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是文之極軌惟唐虞三代六經之文足以當之自聖人沒莊列申韓者流蠡出並作乃各倡其曲說為一家言

青門簾橐卷七 序一

一

蓋文與道離矣漢承秦煨燼之餘掇拾補綴六藝蔚然復興董仲舒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最為爾雅自是文靡於六朝韓愈振之文亾於五代歐陽修蘇氏父子振之之數公者其慨然自號於一世莫不欲原本道術追詩書六藝之遺顧於道猶或離而或合也夫三代以前文之盛衰在上兩漢以後文之盛衰在下文之用在上則文與道合而其文極盛而不可加文之用在下則文與道侷離侷合而其文亦多駁而少醇非獨人事蓋有運會焉是故其道則君臣父子禮樂政刑其文則如日星如河嶽者六經四子之文是也其於道或

醉駁參而其文足自名其家者遷固韓愈以下數十家
之文是也。其文嚶。嶒。嶒。魁。偉。駭。世。之。耳。目。而。於。道。往。往。支
離。而。叛。去。者。莊。列。諸。子。之。文。是。也。若。夫。知。乎。道。而。膏。乎
文。者。宋。儒。語。錄。之。文。是。也。修。詞。者。病。剽。談。理。者。病。僞。而
文。與。道。兩。失。之。者。末。世。之。文。是。也。謂。之。無。文。可。也。余。友
賀。天。山。篤。志。慕。古。彙。鈔。史。漢。唐。宋。諸。名。家。文。若。千。卷。名
曰。古。文。載。屬。余。序。余。以。爲。賀。子。所。鈔。離。於。道。與。合。於。道
者。皆。在。焉。是。醇。駁。參。者。也。夫。合。者。當。思。其。所。以。合。離。者
當。究。其。所。以。離。而。一。折。衷。於。六。經。之。旨。然。後。醇。者。可。爲
吾。法。駁。者。亦。可。爲。吾。用。而。學。者。讀。之。可。斷。其。由。文。以。適
於。道。也。余。故。推。其。大。指。序。之。首。簡。云

青門籠彙卷七 序一

二

近日古文皆知宗八家大都膚立而中空得其形似
耳。予湘文有根柢真足起衰挽頽五百年來更無此
作手後世必有然余言者 顧赤方

古樂府鈔序

古者太史陳詩太師肄之而被之鐘磬筦絃故詩三百
五篇大抵皆古樂章也漢承秦亂雅樂失傳詩與樂分
矣於是始立樂府高祖唐山夫人作房中樂十六章夏
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而平調清調瑟調本皆房
中曲遺聲謂之相和是南之變也漢樂有簫笳者爲鼓

吹用之朝會道路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又有梁鼓角橫吹有隋四部鼓吹而舞曲則有雅舞雜舞皆雅之變也武帝祀甘泉祭汾陰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畧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晉宋以還並撰詩章登歌郊廟是頌之變也其它有引有行有吟有歎有怨皆詩人六義之餘江左中原旣殊謠俗吳歌西曲遞有新聲樂府沿流於茲極已故三百篇一變爲樂府然樂府盛而三百篇入非三百篇也其音也樂府再變爲詞曲然詞曲盛而古樂府又亾非古樂府也其音也自茲以降墓

青門籠彙卷七

序一

三

古者襲其體採藻者摛其辭博雅者資其事太白仍古題而創調子美緣時事而創題張王之質長吉之奇廉夫之詠史以至獻吉元美諸公遞相規摹然皆文人學士鉛槧之業雷連篇什之助而聲音之道微已故唐人擬樂府離也并音與調與辭而離之者也明人之擬樂府合而離也并音與調而離之其合者辭而已猶之乎離也余田居寡營閒取古樂府稍加編次首郊廟次鏡歌橫吹次相和次清商次舞曲琴曲而以雜曲謠終焉自漢迄隋彙爲六卷曰古樂府鈔或曰予之爲是鈔也於聲音之道奚居邵子瞿然曰夫子所謂文人學

士鉛槧之業而雷連篇什之助也夫聲音之道余則奚知焉余則奚知焉得此一結始覺此文之旨有在

古詩鈔序

成周之時詩之用最廣上自王公下逮田夫紅女皆詩人也鉅自郊廟燕享軍旅細至草野贈答皆稱詩也也夫詩之爲教導情托諷多比興焉寄故其稱指也微其感心也異正者副其誠邪者闕其失其用與禮樂相通先王尚之故漢以上無詩人夫人而能爲詩也蘇李枚乘始以詩名家以詩名家是詩之亾也然婉而厚有風人遺焉建安黃初猶稍近古自是一變而潘陸之麗也再變而顏謝之俳也三變而梁陳隋之綺也益靡矣然皆有可取焉起漢蘇李迄隋錄其尤者凡八卷曰古詩鈔先是有古樂府鈔六卷并彙成帙夫古詩視三百篇近矣然世之人知之而嗜之者則已寡也蓋詩教之廢久矣悲夫語以不肯多及故有神檢

毗陵縣志小序十一首

圖考序

諸小序俱古雅得扶風筆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大司徒掌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其地域廣輪之數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蓋圖之籍於天府者天下險要阨塞具是先

王之意不輕以示人。故惟職方氏掌之大司徒得周知之。土訓得詔之嗚呼。蓋其重也。天下郡邑志皆有圖。雖未必盡繫險要。阨塞如職方氏所掌。然其正幅員。列山川。別都鄙。不可畧也。毗陵志舊亦有圖。然頗有缺畧。且散見欲綜其要。難於彙次之。益以太湖瀕江諸圖作圖考。

建置沿革表序

自秦建郡縣而漢因之。毗陵始置縣矣。歷一千九百餘年。沿革變易不可勝紀。跡其所以。蓋出於偏安割據之代爲多。何則。寓縣瓜分。疆土旣感。於是割裂州郡。多張

青門麓藁卷七

序一

五

官吏欲以自矜廣大。然而戶口虛耗。賦歛繁苛。人民遷徙。號稱大城名都。率以其實矣。典午之季。毗陵區區以百里之疆。析郡者二。析縣者二。齊梁迄唐。或分或合。地名改易不常。及南唐吳越之間。無歲不中寇邑。且屢徙宋承五代。後猶分晉陵武進二縣。明始并省合爲一邑。國朝因之。休養三十餘年。吏省而事集。令簡而俗安。繇役滋寡。戶口殷殖。記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有以也夫。故考據史冊。起周秦表而列之作。建置沿革表。

星野祥異志序

星官書亡。慮數十家。皆以吳越屬斗牛女分野。而漢書

地理志亦曰吳地斗分野今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
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粵地牽牛婺女分野今蒼
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由斯以談
吳越幅員蓋五六千里而遙夫以斗牛女當六千里之
吳越而毗陵介其閒若彈丸然疑無繫於占驗之數雖
然豫章之木千尋其於一葉至秒也然其菟枯榮落鮮
不與根幹相關推是說也可以辨星分矣災祥之說及
其占應最著於向歆京房諸家大要推本洪範五行五
事休咎之徵而妖孽旤疢皆祥之類分應之其說不無
傳會然彰天戒謹人事作者有取焉天星繫於天邑與
郡與國其占同也災祥之占於邑則獨也故著之加詳
作星野祥異志

水利志序

毗陵爲邑當吳會上遊大江襟其北具區滙其南東西
則漕渠貫之江浙之輓輸達京師者歲數百萬石畢道
於是而民田一萬五千餘頃川涂溝澮相通若鱗比然
旱則資漑澇則資洩甚哉水利之宜講也首述水源次
陳水治作水利志

山川志序

禹貢載揚州山川曰三江曰震澤矧禮職方氏曰揚州

其蔽具區其川三江其寢五湖今皆邑分也夫揚州於天下當九之一邑於揚州不足當百之一而東南巨浸實兼而擅之南望茶山林麓陵阜隱嶙蟬聯猶有披裘其人者乎其西北孟城吳尾諸山相傳孟嘉所棲遁也東眺馬蹟犬椒峰巒滅沒波濤閒憶秦皇之遺踪弔吳越故所戰爭處覽古之士可以慨然而賦矣作山川志

人物志序

毗陵爲秦伯端委之墟而季札型之以禮讓風氣漸開矣又歷千有餘年至宋而人才之生號稱極盛而明足埒之後先炳烺史冊者上之扶名教而植綱常次亦狷

青門籠彙卷七序

七

介自守不苟附和立朝則犯顏敢諫勵矯亢之節不幸遭離變故則伏節捐軀糜頂踵不悔下至閭巷凡夫皆知義之足榮而生之可輕也明高忠憲攀龍有言天下有事則毗陵人必有則古昔稱先王不忍自決其防者知言哉抑又聞風俗與世移易吾不知後之視今較今之視昔何如也雖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鄉先哲之流風遺烈更千百世猶有感慕而興起者意在斯編乎前志分類頗繁今彙而編之作人物志

職官志序

班固作百官公卿表范曄因之爲百官志後世志職官

者。昉。此。矣。毗。陵。邑。也。而。於。郡。爲。治。官。之。繫。於。邑。者。自。典。史。以。上。至。令。繫。於。郡。而。邑。得。書。者。自。檢。校。以。上。至。守。皆。今。制。也。而。前。世。官。名。因。革。之。同。異。亦。畧。附。見。焉。若。其。姓。氏。爵。里。遷。除。日。月。之。可。著。者。輒。考。而。書。之。不。問。其。人。之。賢。與。否。舊。志。闕。則。仍。闕。唐。以。前。闕。者。十。七。宋。元。闕。十。三。明。闕。十。一。本。朝。畧。備。矣。作。郡。縣。職。官。志。

學校志序

嗚呼。三。代。以。下。聖。人。之。制。作。弛。壞。廢。絕。沿。於。其。名。而。其。實。之。銷。亾。者。可。勝。道。哉。學。校。其。大。者。也。成。周。之。隆。自。王。國。至。州。遂。閭。鄙。靡。不。立。學。制。如。是。其。備。而。其。教。之。法。

青門簾囊卷七

序一

八

一。出。於。德。行。道。藝。之。實。故。其。時。人。材。爲。極。盛。漢。唐。郡。縣。多。廟。而。不。學。宋。慶。曆。閒。詔。諸。州。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置。縣。學。自。是。郡。縣。皆。有。學。然。遐。陬。僻。壤。猶。闕。而。不。備。也。蓋。學。之。興。其。難。如。此。而。其。父。兄。師。儒。之。教。又。皆。出。於。耆。利。干。祿。奔。走。功。名。之。途。而。於。先。王。德。行。道。藝。亾。聞。焉。嗚。呼。所。謂。沿。其。名。而。實。不。存。也。毗。陵。在。唐。僅。有。先。聖。廟。而。無。學。宋。景。祐。三。年。州。學。始。建。縣。猶。不。能。有。學。歷。元。迄。門。而。規。制。始。備。逮。於。國。朝。文。治。蒸。蒸。科。名。常。甲。它。郡。可。謂。盛。矣。而。士。迄。不。古。若。夫。郡。縣。學。之。盛。衰。是。守。令。師。儒。責。也。文。翁。於。蜀。胡。瑗。於。蘇。湖。皆。爲。之。舉。世。不。爲。之。時。

而士靡然嚮風茲之志學校者僅考其廢興改作學田
禮器沿革之末具文焉耳若乃興起教化以求既其實
詎無望於是邦之守令師儒也哉作學校志

選舉志序

選舉次學校何學校選舉所自出也選舉之途曰徵辟
曰貢士曰科目凡三選舉之人徵辟十一貢士十三科
曰十六蓋令甲之所尊風俗之所趨大抵畢出科目一
途故勢不得不重數百年開邑士之以道德文章節義
事功焯然烜耀史冊者往往出於其閒而名湮沒而不
彰亦不可勝數雖幸其姓氏之僅存而遠者百餘年近

青門籠彙卷七序一

九

或數十年其宗族閭鄙已不能舉其行事不可惜哉而
獨行之士或委身草莽名不列賢書而負材能祇名節
以自不朽於世求之傳記往往而有豈非勢位不足恃
而士君子樹立固有本末歟而世俗所畸重者顧在彼
不在此何與邑選舉莫盛於宋明唐以前多闕不可考
原本舊志續而書之訖本朝備矣作選舉志

祠廟志序

禮諸侯封內山川神祇不舉者爲不敬古聖王設教之
微意豈徒崇德報功已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將
使人心遏其巧僞之萌不強而肅不媚而孚以還於淳

樸推此道也可謂至治余邑延陵季子祠而外廟祀大小二百餘而道梵之宮居其半自明萬曆丙辰距今六十餘年征情新楹廢興遞見嗚呼幽明之故難言矣太上先成民其次辨之其次因之作祠廟志

帝系志序

嘗經南蘭陵故城訪蕭氏後微甚而世所傳萬歲街東城天子路遺蹟蓋有存者相傳齊太祖梁武帝故居云二代史書具載其語宜可信不虛齊梁之興先世非有積累起人臣之中乘權構逆遂躋大位偏安方陲享國不永其事甚淺陋無足稱述而其時宗室之賢往往能以文章動伐表見當世列名史冊者代不乏人歷陳隋迄唐三四百年間號稱蘭陵望族可謂盛矣顧可使湮沒不少槩見哉豫志例載帝王輒助之作帝系志

明四家詩鈔序

四家詩鈔者何邵子合李空同何大復王弇州李滄溟四先生詩而鈔之者也空同詩得六卷大復四卷弇州六卷滄溟詩最少得二卷既成爲之敘曰詩三百篇變爲五言自漢歷唐而厥體大備漢魏六朝姓氏之存者幾七百人唐詩傳者亦六百餘家顧其間卓乎名家不過曹沉陶謝鮑昭李杜高岑王孟韋柳數十家而止蓋

風雅比興音製既殊清濁偏全才具迥異或一篇之警策一句之精工靡不著稱疇昔流聲將來若夫才擅衆長體兼羣嫩葢戛戛乎難之明詩之盛談者謂陵宋轍元舍吐三唐似已攷其源流可畧而言也明初詩人高季迪袁景文爲冠孟載幼文諸人羽翼之亦旣彬彬具體是聲詩之濫觴也迨夫空同大復崛起於弘正弇州滄溟代興於嘉隆明代稱詩於茲極盛後先附離而起者亾慮數十家或綺麗而傷質或典重而近膚或嚴整而病拘君采偏嬾古詩茂秦止工近體高子業之澹遠蕭閒徐昌穀之雋朗清潤庶幾斐然孤詣有餘兼至不足求其牢籠一代苞孕餘子上下三百年間蓋鮮儼矣夫是四先生者以沉雄浩博之才一出而力振頽靡古詩權輿漢魏歌行馳驟李杜近體定軌三唐此其大較也然格主復古而蹊逕猶存詞尚高華而風情微泛愚以爲正使瑜瑕不掩自足名家沿茲以降詩學荆榛膚於胡元瑞俗於公安僻於竟陵濫於雲間纖佻俚鄙於陳仲醇程孟陽諸君而明詩亾矣大抵羽翼四家者病在雷同沿襲而自得之趣尠擊排四家者病在尖新僻澀而膏肓之錮深故萬曆啓禎六七十年間天下無詩非無詩也其所爲詩者非也詩亾而國運從之嗚呼

重矣哉

熙朝累洽詩道寢昌尚聲格者悟剽竊之偽

探幽宵者恻朽腹之疎復古於是有機然今人率牽時

趨憚於深造沉渾之力寡而綺靡之工多黃魯直謂李

致堯云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

烈婦態噫嘻今人之詩將無同夫詩而傷媚焉是世道

之憂也余竊不自揆欲取漢魏樂府古詩下逮李杜唐

宋元明之詩詮次甲乙成一家言而困於力弱丹鉛未

竟會四家詩鈔先成輒付劔剛夫首燕者北其轅適粵

者南其楫詩不盡於明明詩佳者不盡四家然是之漢

魏之唐者之轅與楫也中表楊陶雲芝田伯仲皆嗜古

青門篋彙卷七

十一

力學語余曰是編出可爲世之靡曼里俗者藥蓋叅互

校讐則陶雲伯仲之功爲多云北地濟南諸公至今

面目未見攻之者既就其短稱之者亦不能推見其

長悠悠古今更當以俟青門論定耳

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語皆自得故能言之斐齋乃爾

曾君旅菴重刻歐陽文忠公集成屬余序歐陽之文蘇

氏父子論之當矣勦而說之爲駢拇爲懸疣也故余不

敢序歐陽文而願與海內讀歐陽文者論文竊觀古之

作者類皆蓄學沈思遠者數十年近亦十餘年以斬所

爲卓然自立之處得之矣務滋其源務沃其根富有而日新然後可以成一家言名當時而信後世譬之江河然源出崑崙發岷峨渾渾泡泡挹之不竭於是乎經九川絡九土放之爲廣川洪流束之爲崩瀧急峽石漱之爲澗池堤禦之爲池激安流滌澗則千里一碧而舳舻帆檣之容與也怒濤奔折則百怪混漾而魚龍蛟螭之嘯吟也惟其蓄也深故出也不匱而變化也不窮古稱文章家足當此者盲左遷固而下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而韓愈氏爲最宋則歐陽蘇氏父子曾鞏王安石而歐陽氏爲最故二氏之文焯然並行於世而歐陽文世

青門麓橐卷七

序一

三

之好之者尤多蓋其行文卽之如淺復而彌深而紆徐俛仰之態往往百折而愈舒宜好之者之衆也嗚呼自

茲以降幾無文矣北地弁州諸公之摹秦漢優孟之衣冠也其病襲金華毗陵晉江諸公之規八家醜醜之落魄也其病淺乃數十年來傳變益出有俳優之文有應酬之文其黠者往往剽獵二氏薈萃駁雜最上則援引經義規樞唐宋世翕然以文章家推之矣顧叩其源委盡蓄學沈思久之而有以自立者耶抑猶未免爲優孟爲酒魄者已陳之芻狗耶夫決溝壑之水放之盈科而傲然自睨於江河水不異也其所爲源者異矣然則孰

從正之以廬陵正之正之者何廬陵之文世爭誦說之然而面目也格調也面目格調之外有所以爲廬陵者存夫龍門昌黎其祖父也六經其大宗也子史百家則其旁支族屬也吾由子孫而識其祖父由祖父而考其昭穆然後源流瞭然矣蓋導其喜則易入也進以漸則不驚也故曰以廬陵正之也方今古學向隆人人自謂得之者以千數余言出得無又爲駢拇爲懸疣也哉歐陽之詩不逮文然亦自有工拙茲不具論曾君名弘江西之吉水人

明十家文鈔序

青門麓橐卷七 序

古

嗚呼古文至於明幾亾矣邵子曰古文之亾帖括亾之也漢以前無論已唐宋文學之盛其時士有志者爭自力於文章之途而其學類能原本六經泛濫子史旁及天文地志禮樂律曆之名數莫不叅稽故立言之大而精者蔚然備一代之文章卽學之而未至者亦往往能就其才力所近成一家言蓋習之多則能者出也操之專則業易精也至明則不然驅一世聰明材辯束之帖括之中學者自四子一經外不敢旁鶩一語童而操觚白苧浸淫而不知所返叩以古今則瞪目泚頰舌拄齟而不能對嗟乎讀書之不知奚有於文中閒非無魁奇

自命之士起而倡爲之然已疲矣是故下者譁世取說
殆類俳優其病鄙上之習遷固之優孟而悅其警牙其
病劇又上之咀宋人之潛魄而以爲玄體其病腐論者
乃爲之說曰明無文非無文也緣習者之不多與不專
也今夫射者標金錢之的越百步而射之至難也令百
人決拾而射一招招必中矣十人決拾而射之其中難
矣一人決拾而射之其中也益難矣夫以不多之人操
不專之業而爲之既疲之餘嗚呼不其難哉余自壯歲
得釋去經生家言窮居多暇因學爲古文辭自秦漢唐
宋以來爲古文者畧觀之矣初明文闕焉太史公曰傳

青門籠彙卷七 序一

五

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世變相類也愚則以謂文
章亦然擇明人之能文者宋潛溪濂方正學孝孺李空
同夢陽王陽明守仁唐荆川順之王遵巖慎中歸震川
有光羅圭峰玘王鳳洲世貞茅鹿門坤各鈔如千首合
之曰十家文鈔噫茲十家者所謂魁奇自命之士倡而
爲之者也固未必盡合古作者雖然酬應者雅摛詞者
實標理者雋雅以砭其鄙實以治其剽雋以去其腐斯
近之矣嗚呼明三百年之久而得十人十人之文而僅
得如千然以之儷唐配宋猶瞿然有愧色也嗚呼不其
難哉

吳仲侯山人遺藁序 宕折而悽惋

千章之木生深崖之中。于雲霄蔽兕象其用。則登之明堂。爲采爲棟。其棄於世。則收豎薪之而斧斤所不及者。乃頽仆於巉巖斷壑之間。不幸而爲野火之所燔。風雨之所蓄。嚴霜漂雪之所摧。至於朽枯濕腐。終已無用於人。然後蒸出芝菌。而山野好奇之士。幸而遇之。則私之而詫以爲瑞。然其不遇好奇之士。而銷蝕萎翳者。不知凡幾也。余友吳山人。故名家子。方少壯時。銳意功名。旣老。不遇乃斂其亡聊拂鬱之感。一發之詩。而詩又不見知於世。獨時時大書籬壁間。淋漓箕踞。用以自娛。是亦山人之芝菌耶。山人意不可一世。顧與余善。一日以書抵余曰。吾疾不起矣。有詩十卷。以屬子。幸子之有傳於後也。山人尋卒。爲順治庚子七月。余方奔走省試。未暇往葺其遺詩。而其子又不甚愛惜。後三年。索之其家。則零墜散遺。過半矣。歲己酉六月。曝書草堂。復於故麓中得詩一卷。蓋山人存時錄以貽余者。因並刪次其遺藁。序而藏之。噫。山人束髮受書。老無所遇。可謂窮矣。而詩之僅存者。又厄之不盡見於世。斯其不幸者耶。然死且十年。而得好事如余者。綴輯其餘編。使不盡至零墜散遺。余之力雖不足重山人於身後。而幸其詩之尚存。將

來遇有力者重之則山人不沒矣夫士窮愁著書當其
望。老。有。骨。仰面屋梁劇心銑肝不敢自惜者爲名使也乃往往身
死未幾一二殘編缺簡遽已湮滅方與骨毛爪齒同澌
化而無餘不可惜哉然則山人有知其亦可自幸已夫
山人姓吳名仲立仲侯其字世居義興之北渠其詩幽
澹閑適有自得之趣蓋可傳者不可少此一結
世評魏叔子文集序

環海以內名山五大川四皆能出雲雨潤澤物故方望
視公侯至一丘一壑之勝載在圖記供奇士之遊覽然
不能出雲雨潤澤物則不敢與名山大川齒文章在天

青門籠彙卷七

序一

七

地閒亦然其大者日月星辰陰陽之所以序墳壙壤埴
之所以奠君臣父子夫婦之所以定位禮樂刑政之所
以行其小者亦必係治亂關利弊考鑿成敗得失爲斯
世有用之言故隨其立言之大小皆足自不朽於世曹
子桓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蓋必可經國者可不
朽也若夫馱馱靡麗佶屈無益之文亡論不能傳傳亦
速朽寧都魏叔子兄弟皆以能文章名海內客冬叔子
來毗陵余識之寓樓握手語移時恨相知晚蓋余亦喜
爲文章持論頗與叔子合顧余碌碌度無所用於世聊
以文墨自嬉叔子磊落喜交豪傑士其智畧輻輳之氣

時露脣宇閒故發爲文章。每至譚說經濟議。天下古今之變。率鑿鑿副名實。不爲無用之言。嗚呼才如叔子。而僅以空言自表見度。非所甚願。然已足不朽矣。余乎居有五嶽之慕。鬱鬱未遂。常一登泰山。所偕非人。不能盡其奇。至今以爲憾。及讀叔子文。稱其季弟和公登太華絕頂。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委地而峰峩崩。劣詭秀拔地倚天。則又未嘗不栩栩然神往也。

篇末掉尾處正如神龍天矯支股閃忽

青門五真圖詩序 更不入敘論乃其高處

圖青門子像凡五裝潢成冊圖之次首展卷次課耕次

青門簾櫳卷七

序

六

遊嶽次垂竿最後蕉團圖各縱廣尺衡廣如縱而贏寸者二像高不盡縱三之一有差圖中器之類十有二爲壺爲石八爲茶竈爲枕爲羽扇爲杖爲拂爲蒲團爲舟凡九爲釣筒爲絲裘罌爲幔則載於舟禽獸竹樹之類七特一頭白鷺三竹十餘箇梧桐二楊柳一松一籐蔓一他樹無名者以指計葭莢以勾股計童子二一斟泉烹茗一驅犢遊嶽之像立餘則否遊嶽其形偃而杖其角巾其袍褐其屨櫻蕉團之坐跌其髮鬢其衣色薄其帶垂其屨並脫置前垂竿之坐欹其笠箬其衣淺綠色一手白然其頤課耕之坐箕不冠其衣白單綃袒

胸左鄰，豎右鄰，前展其左手，反據柳根，展卷之坐，以右手卷書，橫著鄰上。畫者梁谿朱生，旭補圖者生之父。芾寧都魏禧作記，諸名人各有詩，而青門邵長蘅自爲序。

適亭詩選序

極意攀退之幾於神似

岳君壯年成進士，需次里居，會遭絀誤，蹇不得仕。則時時喜遊，又時時喜稱詩。閒西適秦，入函谷關，觀砥柱，眺華山而返。有秦中詩，已又北之燕東之濟充，謁孔林，轉鄒嶧山，訪李廷尉斯刻石，故處有孔林、嶧山諸詩。已又南浮錢塘，探禹穴，有客越詩。最後道澈溪，逾庾嶺，遊桂林象郡，有東粵紀遊詩。十年之間，足跡縱橫萬餘里。

青門籠彙卷七 序一

九

詩前後若干卷。壬子十月，自粵東歸，與余相見，豫章同舟東下，蓬窗促鄰清談，至夜分燭，每見政君，則稍稍出其詩，余閒有彈射欣然，意得也。將抵毗陵五十里，枉棹過余草堂，余爲具雞黍，臨別盡出其所爲詩，屬余序。嗟乎，岳君固進士也，夫士屈首受書，幸得一第，上之列侍，從臺省次，亦吏州縣，沾升斗而士之貧賤不得志者，乃飢驅乞食，刺促江湖，君以進士顧躑躅貧士後，吾知岳君悲也。吾見今世以貴顯遊者，飾車騎，盛冠蓋，從者夾輿，趨足聲殷如奔雷，君則從一蒼頭，挾敝刺，斃鬻闔閭，君固不欲以此自張。然交遊故舊接跡，未見有指困贈

宅如古人者而君之家。張口待食者以百指計。吾益知
岳君悲也。雖然君得仕必爲令令自百里以上。往往戴
星出入列炬猶坐堂皇。治文書朱墨之紛紜。將迎廚傳
共億之繁勞。日不暇給。君幸而偃蹇仕宦。志不獲伸。乃
得肆力爲詩歌。舟車所至。攬其山川風土。以發舒其性
情。而名後世。蓋所得爲已多也。君詩清雅似錢劉。尤工
五言。古近體定其可存者若干卷。題曰適亭詩選。適亭
者何。君所自號也。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然則君殆
將倦遊而歸隱已夫。一結含蓄無盡。

金生詩序

得此則知詩道之本原矣。紛紛強立

青門簾櫳卷七

序一

字

宗派真是庸妄

曩時海內一二稱詩家。喜標別同異。更相齟齬。某人某
體是同乎。吾也則尊之。譽之。某人某體是異乎。吾也則
詆之。讐之。雖心識其工。不欲與也。而庸妄不說學之夫。
從而和之。曰某體某先生所宗也。亦宗之。某體某先生
所排也。亦排之。嘻。夏蟲不可語水。井鼃不可語於江河。
其陋也甚矣。余以爲詩之有體。猶夫形焉已爾。故其沉
鬱豪放。典麗清真。平澹奇怪。各自名家者。皆學於古人。
而得其性情所近。雖作者不知其所以然。譬之賦形然。
毛而方者。黑而津者。專而長。皙而瘠者。豐肉而瘠者。五

地之民各得其氣所近不能彊之使同顧其人之或爲聖賢或爲豪傑或爲愚不肖則不係乎此也故余常論詩以謂詩自漢魏六朝三唐至宋元明人之作皆有可學有不可學視吾自得何如爾苟吾之詩學旣成而卓乎有以自立亡論其爲漢魏六朝爲李杜爲三唐爲宋元明詩皆可使之就吾之鑪冶而皆不能爲吾病吾之詩學未成亡論其學漢魏六朝學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病吾而皆未必有當於詩何則其自得者題也金生年少喜爲詩閒以一編投余樂府古近體皆有之其規樞結撰非苟作者余謂生之詩賢於世之解詩者遠矣誠克之以學益求所爲自得者則生之進易量乎哉生名鴻尤工詩餘有柳周屈調茲不論論其詩

吳退詒詩序

青門簾櫳卷七 序一

三

古之世其視詩也難故其詩盛而不可加後世視詩也易故其詩爲之有至有不至古者十三學誦詩舞勺入學則太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司樂教樂德樂語樂舞皆詩教也而列國各卿大夫相贈答類稱引篇什以見志而已未聞有所賦誦蓋視詩之難如此其時閒有作者雖變風變雅以至羈人思婦感激之音往往采於太史而見錄於聖人何其盛也迨後

世詩教既廢。凡橫目二足之徒。稍習音韻。儷偶。輒哆然而稱詩。顧爲之易字大音平雖多。其獲傳於世者。蓋千百之一也。幸而獲傳。而能卓乎自名其家者。又什百之一也。是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夫詩藝也。然要其至。則天人兼焉。漢唐以來。詩雖遜古。顧其間能卓乎名家者。大抵或爲沉鬱。或爲豪放。或爲綺麗。澹逸幽奇。各習焉。而得其性情之所近。而其學之勤也。必本之三百篇。離騷。以濬其源。叩之六藝。子史百家。以博其識。傷及山經地志。佛老方伎之說。以盡其變。其思之專也。必剴心鉅肝。顛顛誠壹。一切榮枯得失。悲樂之感。莫不發之於此。夫其體之沉

青門籠彙卷七

序一

三

鬱豪放。綺麗澹逸幽奇。不可強而同者。從乎天者也。其學之勤而思之專。盡乎人者也。是故有人而無天。終身爲之。未必其至也。有天而無人。率然至之。未必其皆至也。嗚呼。不其難哉。荆溪吳子退詒集其詩若干卷。屬余序。余雅未識吳子。聞吳子負氣自豪。落筆數百言。立就讀其詩。涵演馳驟。不名一體。蓋得於天者優矣。余既喜其才。而又欲勉其所未至也。故樂爲之序。而以是告之。嗟乎。詩特藝文之一爾。其至之之難。猶如是。況有志於道德文章之大焉者哉。余於詩固學之。而未至者。既以

吳子且自愧也。

杜詩臆評序

古今注杜詩者亡慮數百家其蔽大約有二好博者謂杜詩用字必有依据措撫子傳稗史務爲泛濫至無可授證則僞撰故事以實之其蔽也窒塞而難通鉤新者謂杜詩一字一句皆有寄託乃穿鑿其單辭片語傳會時事而曲爲之說其蔽也支離而多妄蓋杜詩之亾久矣杜詩未嘗亾也其真亾也故愚以謂必盡焚杜注然後取杜詩讀之隨其人之性情所近與其才分之偏全淺深工拙而皆可以有得長垣王又愚先生起家進士令梓潼遭亂棄官流離滇黔閱十餘年而後歸方其自

青門籠彙卷七 序一

五

秦入蜀闕劔閣下潼江又以事數往來花溪錦水其遊蹟適與子美合及棄官以後繫懷君父眷念鄉邦以至拾橡隨狙飢寒奔走之困亦畧相同故其評杜也不撫實不鑿空情境偶會輒隨手箋注久之成帙自題曰杜詩臆評其於古今注家不知誰如要之無二者之蔽余謂注杜如先生則杜不亾惜也止於七律也序之以告夫世之讀杜者 杜注外陋踏駁古今同慨近見虞山

箋杜如登慈恩寺塔洗兵馬收京諸箋穿鑿亦復不免盡焚杜注解人不當如是耶 赤方

漸細齋集序

漸細齋集者王又愚先生取少陵句自名其所爲詩也
古今論者以爲詩家至子美而集大成故詩有子美猶
聖之有宣尼後之學者往往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
唐昌黎長慶以及孟郊張籍許渾杜牧李商隱陸龜蒙
之徒皆師承少陵得其一偏各自名家宋人詩多學晚
唐其間號稱大家若東坡山谷半山放翁後邨諸公則
又彌晚唐而祖少陵雖非大宗要亦杜之支子也昔人
論書法不宗右軍皆爲書奴詩亦猶是矣王先生束髮
操觚卽喜誦說少陵逾壯服官劔外羈旅滇黔迨垂白
還鄉二十餘年開口哦手鈔流離困蹶之餘未嘗暫釋
蓋其篤嗜如是故其爲詩蒼秀沉雄沛然有得於少陵
而能歷其藩者余嘗謂斯文在天壤閒流派分岐而本
原則一有風騷而後有漢魏六朝有漢魏六朝而後有
三唐而子美則元稹氏所稱盡得古今之體教而兼人
人之所獨專也今海內譚藝家盛宗宋詩玉局劔南幾
於人挾一編夫學宋人不足病詩學宋人而不知宋人
所從來則爲詩學病不淺歐陽永叔有云自楊劉唱和
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西崑體由是唐賢詩集幾
廢而不行今日亦復類是夫禰其支子而不識其祖宗
甚者詬病隨之譬之坐髻井而望天航斷流而求至海

適形其陋而已。嗚呼！論詩於今日，如王先生者，詎易得乎哉？先生名維坤，長垣人，又愚其字。

陳椒峰文集序

堪輿家起蛇蟠情旁，礪奇秀之氣於北。戒多山於南，戒多水。顧

其勝，往往不相兼。今夫嵩之高華之削，秦岱之崇巖，號

稱中州巨鎮，而虜陸千里不得水以涵之。故山峻極而

不秀，洞庭沅湘之區，千里一碧，日月出沒極汪洋瀟瀟

之觀矣。而君山一卷不能與水爭奇，故水澶漫而無涘

獨吾吳之震澤不然，環三州，竟吐吞三萬六千頃之波

濤，而羣峰矗立其間，山挾湖而增秀，湖挾山而增奇。蓋

青門籠彙卷七 序一

重

堪輿蛇蟠旁，礪之氣於是焉。兼而湖之中山之最大者

其東曰兩洞庭，其西曰馬蹟。茲二山子皆未及遊，而馬

蹟距予家為近，凭高而眺，則湖光山霽，時時望見之。夫

既為氣之所鍾，意必有瓌偉特立自命之士，生於其間

而惜余未見也。既稍與山之人遊，益知其山之風土人

物，其產宜梨、栗、柑、橘、楊、梅，來禽之果，蹲鴟、秬、稻之饒。其

人闡達而多智，起家至大官者相望，而猶疑未足以當

之也。椒峰陳先生，山之人也。一出而成進士，負盛名，遂

以文章雄視一世，學者宗之。始所為瓌偉而特立者，歟

椒峰集最富多，至二百餘卷，其為文不名一體，大要主

於明經論史而誠力卓絕。余與椒峰生同邑里論交二十餘年。每有所論著。媿不及也。按山誌湖中有峰曰夫椒者。與馬蹟相近。因以自號。雖然。椒峰重先生耶先生。重椒峰耶。余幸未老。異日扁舟草履。一覽湖山之勝。當醉山靈而問之。

前幅奇氣崢嶸。有象五丸而不墜之妙。末以澹宕收之。令人意遠。集序得此。故是奇作。

盤山志序

代

盤山在京城東二百里而近。一曰盤龍山。以蜿蜒盤薄故名。一曰四正山。山特立無倚。蜂窠蓮瓣。四面如一。故

青門籠臺卷七

序一

庚

名一曰田盤山。三國田疇所盤桓去。田從盤俗省也。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栖隱於此。而疇避難處曰徐無山。在今遵化北。或曰盤山。卽徐無山。今感化寺古碑猶載田氏事云。其山多怪石。其樹多松石之昂者。欲翔歛者。欲墜欲壓。綿谷亘巖。松生石罅。臃腫蜷蹙。怒而不得逞。則往往作蛟蚪拏攫勢。其水皆奔泉。從高處下。酈道元所稱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湍浩然。其間梵宇窳堵之勝。神燈鬼火。譎詭幻怪之觀。與夫龍蛇之神。虎豹豺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廬。騷人墨客之所鑄鏡。山皆擅而有之。其與江南之廬阜。黃海。閩之武夷。越之

台宕粵之羅浮。巴蜀之峨嵋。諸名山爭雄長於域內。宜也。然而亘千百年來。山志亡有探奇之士。每以爲憾。詎非闕與。抑山之靈有所待。如釋氏之所謂緣與拙公來。自江左卓錫茲山。旣闢青溝禪院。居之毅然。以山志自任。而少司農阮亭王公。太史竹垞朱公。實仗助之。凡屢所構。閱九寒暑而志成。然後山之深水之秀。樹石之幽奇。與夫梵宇宰堵之勝。神燈鬼火。譎詭幻怪之觀。龍蛇之神。虎豹。鸞。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廬。騷人墨客之鐫鏡。一旦若挾剔洗濯而出。而獻奇效靈於茲山。以與江南之廬阜。黃海。閩之武夷。越之台。蕩。粵之羅浮。巴蜀之峨嵋。爭雄長而盤無媿色。則志之功。顧不偉哉。爲之序。所以幸茲山之緣也。拙公名智朴。受記蒞於青龍之百愚。爲曹洞宗九工詩阮亭。以清晝靈一方之論者。以爲然。

用記體作序結構奇轉掣尤奇中有大力包舉在

中州道學編序

代

逸菴耿先生倡道嵩陽學者宗之。閒集中州道學一編。自二程子以下。迄於本朝。得如干人。皆中州產也。人係以小傳摘其語錄之精粹者。亦略附見。凡如干卷。已梓行。書來屬予序。予媿未聞道。亡已姑狷言之。道學之有

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爲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漢唐之世。君子與小人各自爲黨。東京之黨。錮唐之牛李。是已。宋洛蜀之黨。皆君子也。而文章與道學分。至朱陸爭而道學與道學又分。而門戶之盛。迨明爲尤甚焉。當其時。入主出奴。謠詠紛然。投間抵巇。變詭百出。不肖者乃藉道學之名。營其私。而小人因之以爲厲禁。其爭始於學士薦紳。其漸及於朝廷。而其禍遂貽於國。是明季之事。可見已。今夫聖人之道。大故曲成而不遺。如愚之回。多言之賜。師之過商之不及。皆得與聞孔子之道。後世諸儒。惟不得孔子以爲之依歸。故紛紛至是耳。假

青門簾豪卷七 序一

天

令。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與薛文清胡敬齋諸先生。竝遊於孔子之門。必皆爲孔子之所許。而皆足以聞道。且夫諸先生同學聖人者也。其流雖不能不分。其源則一。非如東西之背馳。黑白之不相入也。彼學有是有非。耶吾擇其是而已。彼學果非耶。吾守吾是而已。奚爭爲。今觀是編所載諸先生。皆謹守程朱踐履篤實。而不以議論相高。孫鍾元先生有言。從古聖賢俱從立身行己處用力。但理會其同。不必究晰其異。噫。斯所以得道學之宗也。歟。自姚江倡良知之說於東南。一時師尊之使正學流於虛無。固不免賢智之過。而詆排之者又爭以口

吾求勝波流至今未已也茲編出俾世之學者省議論而返躬行其功甚鉅然則道學之傳非中州吾誰與歸

蔣氏族譜序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句爲諡因以爲族解之者曰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其王父字爲氏或卽先人之諡稱以爲族此古者姓與氏與族之分也後世合姓與氏與族而一之矣而氏族之學則莫盛於魏晉其時立九品中正之法以門第官人選舉必稽譜牒庶姓具藏有司蓋綦重也唐時猶相推尚故路敬淳柳冲韋述蕭穎士之流皆以譜

青門籠彙卷七

序一

无

學著五代之亂譜牒散亡歷宋迄今專門之學闕如雖號稱高門鉅族而譜之廢者什五夫其廢也豈盡無徵以爲是不急而緩之也夫高門緩之而懸簿有亟之者乎吾從而賢之也則宜吾里有厚澤蔣氏元至正閒敎授公諱理者壻於邵乃自青陽徙家其族姓繁衍其人椎樸而力穡與吾族衡宇相望又世講婚媾也予少時嘗見其家有宗支圖張於壁閒問其譜曰昔有之亡已予表姪鎬乃毅然爲之采摭哀輒漸有成帙以序請甚勤按蔣出姬姓周公子伯齡封蔣以國氏傳曰凡蔣邢

茅胙蔡周公之亂是也西漢蔣詡元卿最著詡之後有

名橫者以將軍從光武討赤眉有功司隸羗路譜誅之
九子渡江散處帝尋悟覆羗路之族而錄橫後橫幼子
澄居陽羨山山因封山亭侯今蔣氏派別在毘陵義興
間者大抵皆祖山亭無疑予覽蔣氏所爲譜自遷祖敎
授公上遡山亭爲五十三世祖又自山亭上溯周公子
封蔣者爲四十八世祖蓋自周迄元歷二千四百九十
餘年必欲令其繩貫絲聯此近世不學者作譜之通病
按漢史蔣詡免官在莽居攝時距光武破滅赤眉歷及
廿年而譜以橫爲詡四世孫又稱橫封遼道侯考東漢
郡國志有遼道屬九江郡而無遼道皆予所心疑者予
謂蔣生子之爲是譜也高門巨族或闕焉而子汲汲爲
之可謂有志之士雖然譜貴傳信蔣氏之譜第當著其
得姓之由封侯之所自而世系斷自敎授公遷厚澤始
由是沿而下之井如秩如俾族之人長幼以敘親疎以
紀慶弔歲時蜡臘賓祀之禮以行則蔣氏之族之大也
有日矣薦遠云乎哉予嘉生之請乃告以作譜大意而
序其簡端者如此

叱陵 邵長蘅子湘 纂一名衡

鹽官 陸嘉淑水修批點

序二

舅氏楊元惠翁七十序

余家距舅氏楊翁居十里而近而翁居故僻絕林莽翳

翳溪流縈阻輪蹄之跡不至順治乙酉余九歲隨母氏避兵其地翁則提余周視其田廬樹木以嬉屋後環清溪巨石四五羅溪中可釣可濯翁則提余以釣以濯往

青門簾幕卷八

序二

一

來溪邊甚勤一日余溺焉救之起髮溼溼也余歸之

明年補弟子員後十餘年新法行余亦例結黜籍意忽忽不自得則北走燕客津門轉客蘄黃閒於翁居閒歲

至或二三歲至不數數也戊申春攜兒子士騷過省翁

翁大喜則又提兒子周視其田廬樹木如曩時已指余故所溺處談說往事以為嬉笑因低徊久之記余昔時

所見樹之把者已拱田廬之鱗次者已易主交遊之少

者已壯壯者已老蓋屈指二十餘年乃兒子適如余避

兵之歲而翁春秋亦七十矣中冬某日余率兒子稱一

觴進言曰某自童子時侍翁遊迄今歲閱二紀升沉變

遷不可意計而翁之巋然者如一日也。卽由此而耄而期頤而翁之巋然者仍如一日也。敢敬舉翁之觴。翁顧笑曰。我不善飲。顧善飯。已噉飯盡。一升許。則益大笑。藹欣然退而書之。以爲壽。只以兩如一日。結意甚含蓄。至賀某翁恩賜序。

息。能於大處發端。文氣古茂。近西京。又文。又文。又文。

皇帝御極之九年。大覃恩薄海內外。又加惠耆老。高年。詔曰。皇帝遣吏。賜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者。帛人一匹。米石。它絲絮酒醴。稱是郡縣。以名聞。務稱朕養老至意。於是某翁以年及格。應詔。長吏卽其家存問。致賜如詔書。指而翁之子。姓姻戚。乃相率詣翁爲壽。而徵言於不佞。曰。自王道不行。而養老之禮久廢。翁一旦邀 聖天子

青門籠彙卷八 序二

二

曠典。以耀閭閻。而示子孫。斯亦榮矣。雖然。翁知所自乎。國家太平。幾三十年。至 今上卽位。務省繇減賦。與民休息。加之海內無水旱兵革。札瘥夭厲之災。文武大吏。以至州郡牧長。皆能宣上德意。雖荒陬絕徼之區。物靡不得其所。而翁之生。當是時。親彼聖澤。沐浴湛恩。得與子姓姻戚。舉一觴以爲樂。時使然也。設令賦斂迫急。吏獐氓呌。沸羹蝸蟻之聲。不絕於耳。民生其閒。亾論未必壽也。卽壽矣。欲與子姓姻戚。舉一觴爲樂。庸可冀乎。人

第見翁以壽受上賜。競以爲榮。而不知涵濡滋液。致此
葢有由也。然則王道之行於。是乎見端矣。豈翁一人一
家慶哉。

君翰兄五十序 天真爛熳小品之佳者

邵子之再從兄曰君翰氏。今年春秋五十矣。兄瓠肥無
頽鬚。腹便便。垂性率易。喜詼調諧。噓蓋平居。未嘗見其
作戚戚容也。頗嗜奕。與人角。輒負輒不肯伏。數角數負。
愈益不肯伏。詰之曰。偶耳。勝則推枰。狂呼轟笑。聲撼屋。
飲酒如卷白波。平頭挈鴟夷。伺其旁。惟恐不繼。然實不
能盡二升頃之便。舛舛思睡。益強釀之。則避席去。初
春。余觴之花閒酒半。疎身歌聲激越。而悠揚已引滿。
大笑。頽然就醉。余顧謂坐客曰。是人者其天全矣。見若
嬰兒者矣。吾以決其壽矣。客問故。余默然。

叅憲方公壽序 古蔚無小家數

吳爲東南都會。四方之物輻輳。俗以侈靡相高。世家則
規第宅園池。畜歌舞。嫁娶讌享踰制。庶民則履絲曳縞。
嬉遊巷陌。其少年多黏竿蟋蟀。六博彈絃度曲之戲。亟
聚會。畫鷁聲伎相徵逐。一日之費。糜中人數家之產地。
故沃衍。然絲役繁重。區區一隅。賦入當天下半。而紳民
皆窳。鮮葢藏。平歲衣食。僅給。脫遇水旱。則轉徙逃。亡。葢

陷奢而民實貧。又柔懷重犯法。有所徵發。會斂。雖力所不措。不敢不共。而吏其上者。亦徃於富厚。視爲固然。譬如聲色芻豢之夫。其狀貌魁然肥也。然元氣腹削。外彊中乾。醫者不察。又投之金石之藥。以斬長生。其患將有不可言者。噫。嘻。以貧民徇奢俗。而供難繼之求。吾固爲吳民虞其終也。

今上御極之十二年。叅憲方公奉璽書分守吳公家。世貴顯然。性儉約。自奉不異儒。先生治尚廉靜。持大體。始至。會用兵。甌閩其億騷然。公一切務樽節。噢咻與民休息。民賴不困。閱再朞。政成。頌流士民愛之。昔曹叅相齊。求所以安集百姓。蓋公爲言治道貴

青門麗臺卷八 序二

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叅用其術。大稱賢相。漢承秦湯火之餘。宜救以寬大。蓋公之言。蓋因俗爲治也。吳俗汰侈。已甚。而公以儉掇之。於是乎行之。以慈惠載之以寧。壹吳自是其有瘳乎。頃歲三陲用師。以來度支仰屋。天子數下詔書。籌所以足國裕餉者。又詔督撫大吏許便宜言事。公持論以爲古今生財之法。不過開與節兩者。議開於今日。雖桑孔而在。奚所復加。則當議節而節儉。當自朝廷始。舊制歲市江南。官布五萬匹。僅以供賚予之需。宜可罷。而歲省帑金以三萬計。於國計甚便。撫君遣之。條上其議。詔報可。公固在吳言吳。然國家

經久之規。實亡以易此。史稱晏子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而光輔三君名顯鄰國。楊綰清儉著名及拜相。朝野相賀。大臣爲減聲樂省騶從。公異日者入而爲天子。大臣某知功名之無愧於古也矣。六月某日屬公誕辰。某以諸生辱下交。謹當一言介壽。輒推原公之儉德以爲頌禱。夫稱壽而原其德。其猶近於質也夫。

侯齋先生居瀕瀾湖湖之浸百里其鱉多鼈魚麤贏其鳥多鳧鷖其植物多菱蒲葭葦荷芰之屬余嘗訪先生所爲瀾湖草堂者舟至其地望之波光潏森湖村隱

青門籠彙卷八 序二 五

見烟靄中如畫。先生少負才氣以能詩聞於時所交極一時知名士。遭亂棄諸生益以詩酒自豪。又好遊南之門北適燕西浮漢沔皆遊屐所至也。先是其尊人鷺洲先生常守漢陽有遺愛。故先生之遊於楚尤數。康熙丁未余初識先生於武昌。是年適六十。余作長歌爲壽。已同舟東歸。自武昌抵家舟行二十日得詩四十餘首。余詩乃不及三之一。每歎先生年垂老而氣甚豪。余齒後先生幾三十年。愧不及也。今年春遇先生於友人所握手。追道往事。謂余曰。僕年七十矣。欲更得子一言憶從先生。登黃鶴樓俯晴川酌酒弔禰正平慷慨賦詩悲歌。

時木落天風江濤拍岸忽忽已十年事先生今倦遊屏迹湖渚而神加克而貌加豐祝十年前不異余益驚歎卽至百歲度無異相見武昌時也按圖志涸湖一名西瀉沙子湖相傳有瀉姓者攜龍子歸地遂陷爲湖吾聞鱗蟲之屬龍最壽湖爲靈物所窟穴宜居其地者往往多壽云一結煙波自佳正不必作得意處

張天遜五十序

張君天遜與余居同里學同研席同歲入學宮爲弟子員自是浮沉鄉校遇有司試名次利鈍畧同及絳新令而擯斥廢棄以老又同故吾兩人交相善也順治丙戌

青門簾幕卷八

序二

六

從邑大夫後初釋菜於學宮時余甫十齡天遜亦未弱冠兩人氣銳意得自謂功名可展肆致由今屈指蓋三十年事矣詎意一斥不復自振方從老農老圃課耕桑力衣食以沒齒嘻可感也憶是歲同籍於博士者八十有七人後先中天子甲乙之科去而爲達官者八數人焉之數人中某某者余皆與之遊方貧賤時握手相約結然諾期以久要中以事相牴牾往往背面訛謔或相排擠者有之每與天遜感歎以爲交道之不如然十餘年閒向之親見其赫奕榮盛者相繼淪謝而吾兩人窮老放廢之軀屣迹荒邨嬉遊過從三十年如一日也

康熙丁巳四月某日天邊五十誕辰會其客遊中州未及稱壽里中人亦無解以言爲壽者顧余誼不能已輒追述今昔敘之爲文遲其歸佈一觴焉噫嘻余與天邊交三十年爾顧耳目覩記人事之變得失盛衰之感已如此由此更閱三十年天邊年已八十而余亦逾七旬皤然兩叟相對於山麓水涯之間追道前事吾不知人事之變得失盛衰之感視今日更何如也

讀竟覺世事煙消文亦有雲霞卷舒之妙

赤方

金懋于五十序代

新安在山谷間地險陜人滿其產多茗薈其材多松杉

青門籠彙卷八 序二

七

桐漆其人多賈十九在外其俗勤生而嗇財操其奇贏奔走都會涉江湖踰嶺嶠不避風波霧毒寒暑爭時作力斲得所欲者亡慮皆新安人也然嫩膏類能薄軀命忍嗜好以爭錙銖父子兄弟族黨之閒往往以財相役不差勢利卽有緩急不輕出一金於彙以余所見聞攷之傳記新安土風民俗大較如此今年春余遊毗陵某生數爲余言金君之賢金君新安產也客居毗陵亦用畜賈起家顧其爲人倜儻輕財好賓客交名士大夫治垣屋壯麗不計功費姻戚貸君者多負君遇有急復請復貸之如初亦時喜施予繕治橋梁道路次舍之利於

衆者蓋其生云然余旣心重金君而會四月某日君五十誕辰其婿錢生請余文爲壽徵其實與其生言不異余乃慨然以謂君故新安產也顧能傑然於新安之俗斷斷如是可爲賢矣遂不辭而序之且以爲新安風也業師徐靜致先生六十序文殊修約殊古雅

長蘅爲童子時則從先生受詩自科舉之學日陋師之教其弟子者往往剽竊漸速化以學古爲時文之蠹四子一經外戒不敢旁鶩一語先生顧獨取左氏遷固唐宋大家文課蘅日誦數千言又好論史每侍先生讀書至丙夜爨故紙溫酒持杯岸幘上下千餘年治亂興亡

青門麈彙卷八

序二

八

盛衰之跡橫豎鈎貫縷縷聳聽或遂至達曙蘅鄙陋竊習爲文章稍知古今者蓋先生之教爲多先生性至孝其尊人先生前明天啓間爲名孝廉再躋公車齋志以沒先生思慕不寘以帖思名齋每語及泫然悲不自勝華常從學先生家親見先生事母賀太孺人承志色養每食必祝先生爲人脊飭訾笑不苟擇地而後蹈尤莊事太孺人唯謹閒稍失太孺人指則長跪請受杖久之伺太孺人色愉乃敢起先是先生年五十餘遭奇疾幾殆遇良醫藥之病良已而先生飲食步履乃逾勝舊今

春秋六十矣體豐而神克容貌如四五十歲人論者以

爲孝德之報年殆未可量云。蘅在師門最濩落無狀。它高第弟子。選選貴顯。至大官先生。不肯爲翁。翁熱顧。獨喜與蘅語。每見必期以遠。大歲時拜先生牀下。必命坐。蟬聯語移時。出必親導之門外。蓋不以蘅爲不肖也。歲戊午八月廿日。先生六十誕辰。屬蘅有犬馬之恙。不獲奉觴登堂。遲之再閱月。始謀一言爲壽。又念世俗調語。不敢以慰先生。蘅常誦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小雅無其辭。晉束皙補之。其南陔詩曰。春戀庭闈。心不遑安。馨爾夕饌。潔爾晨餐。白華詩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先生之行。

青門麓臺卷八

序二

九

視哲詩可爲不愧。蘅又攷鄉飲酒禮。燕禮皆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先儒以爲古有此篇。後逸之。朱子則以爲有聲而無辭。以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爲據。二說何從。請質之先生。以附吾黨乞言之義。先生必有以教蘅也。結仍以受詩義足之。

段母張孺人年二十九而稱未亾人撫其孤錦雯自成

立稍用積著起家。今年孺人年五十里中爭持羊酒賀。會有以孺人節聞於縣。縣遣諸生掾吏三老奉旌扁導。以鼓吹至門觀者駢肩側足。嘖嘖榮之。里中又爭持羊

酒賀先是錦雯與余同壻於錢錦雯之婦余內人之兄
了也故孺人與余家有連四月六日爲孺人悅辰其家
日夜張共具名客屬余有它故未及往久之乃遣兒子
進一觴而侑以言曰自學士大夫之論喜異而忽常於
是割耳截鼻捐脰之奇行豔稱史冊而平常之節無聞
焉余以爲此持論之過也夫女子至捐軀以殉其夫豈
曰非難然一念奮激慷慨引決於須臾遂能垂芳烈傳
後世若夫下撫數尺之孤後顧遙遙之歲月茹荼集蓼
自艾以至白首而其閒變故之乘風雨飄搖之患有
什倍於意計之外者自信矣或不能信之人信之人矣

青門簾囊卷八

序二

十

或不能得之天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故尤難也公孫
杵白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烈丈夫
且云然況於女子當孺人之寡也錦雯甫九歲孺人以
弱女子持門戶恩勤閔鬻艱苦備嘗者今二十餘年方
其仰天椎心自矢亦以爲從一之義是婦德固然耳豈
能逆計二十年後親見其子之成立且以節聞於有司
之庭也哉然竟及此人也亦天也故曰難也而良有司
舉事不務駭世異俗以爲名其風勵所及可爲知務矣
錦雯雖業賈然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與余交良厚能
竭力表揚其母此有足稱者易曰甘節吉往有尚孺人

有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錦雯有焉余是以序之如此

山東巡撫敬菴徐公壽序

代 以下續入

天地有大經。忠孝是也。顧二者理實相成。余閒按史冊所載古名公卿。居身能厲清節。噉然不欺。在內則犯顏敢諫。爲朝廷辯可否。在外爲斯民去害興利。卓然稱名臣。未嘗不自孝其親始。故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斯謂不朽。則孝道之成也。敬菴徐公。先世籍江西。幼侍贈公遊武林。因家焉。贈公故倜儻負大志。明末遭亂。歿廣信山中。公自武林

青門簾囊卷八

序二

十一

徒步往求其骸。至則蹒跚萬山間。偃偃迷所。夜宿巖下。夢神告以處。明旦果得贈公骸。具如神語。公解衣裹之。負以歸。往返三千里。足趺裂血。爲之殷。由是孝子之名聞天下。順治乙未。成進士。起家比部。數遷爲侍御史。

奉命巡兩淮。鹽筴使還。敝衣數簾。仍去時裝。士論多之。

當公之爲御史也。親見皇上總攬紀綱。勤勞庶政。以

深仁厚澤與海內。元元休養。於是益發舒言。當世事。自

宮府朝廷。四方水旱疾苦。至於封疆大計。六曹之利弊

得失。知無不言。前後章凡百餘上。其尤大者。公嘗疏言

今守令未盡賢。刑獄未盡當。民生未盡遂。八十餘事。皆

切時弊。顧第條舉其端。待上決擇。疏入立召見。賜茶慰勞。良久。令分別具陳。所以公退。取前疏。件繫條分。一日。成十疏。上之。直聲動朝野。久之以僉憲巡撫山東。山東地延袤二千里。俗多大俠。探丸投鋸之姦。又歲比不登。號難治。公至。首按劾。令之尤墨者。罷之。則斥耗羨。屏逃旗。絕苞苴。民向所苦。及所願。欲不得者。次第興革。三月而化行。歲亦大稔。六州之氓。莫不歡呼。忭悅。謂本朝四十餘年。更十餘巡撫。未有如公賢者。又見其化速。驚以爲神。余以謂天下之事。誠則通。僞則窒。公所爲一出於至性。則誠。誠故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孚豚。

青門籠彙卷八 序二

士

魚。敵金石。而況含齒戴髮之民。具五常之性者乎。其化不疾而速。宜也。七月某日。屬公誕辰。山左之官京師者。謀壽公。屬言於余。余乃質書公之大節。復諸君子曰。徐公孝子也。其在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孝子之德誠而不竭。而天保佑申錫之。永永而未已也。公之踰艾服官。政於外。此何足爲公壽。異日者入而相天子。以孝治天下。利澤施於時。令名垂於竹帛。所謂通神明於四海。於是乎在。是乃可爲公敬舉一觴云。

學士戒菴兄五十序

士君子所爲壽。非期頤耄耄之謂。居官則不朽於其官。

居家則不朽於其家。斯謂上壽。夫人能自致不朽則金石有時而泐。陵谷有時而變遷。而榮名之垂於後者無窮也。夫以無窮視百年。直且暮耳。吾兄戒菴先生當卯辰閒奉璽書視學江右時。江右屢中寇從烽燧壁壘中招生徒出就試。按部所至。每日坐堂皇戟門洞闢。諸生造八案前環侍問業。昵昵如家人。比試甲乙殿最取決。俄頃對諸生。輒背誦其文曰。某佳。某不佳。卽被乙者皆心服。驚以爲神。尤加意童子試塾師老儒頭童齒豁者。一旦簡拔殆盡。十三郡七十餘州邑同聲歎詫。謂更數百年所未有。迨乙丑謁告南歸。出奉入所餘。惠宗族。寘

青門籠彙卷八

序二

七

祭田新棹。憐仁和學宮圯。捐千金葺之。曰。吾家世所發軔。不敢忘也。其尤鉅者。其高大父比部弘齋先生。當明嘉靖初議禮忤枋。臣杖戍漳南三十餘年。日以著書爲事。所著三弘集。凡三百四十餘卷。當先生在時。躬損衣節食以佐劑。廁旣成。庀板玉。泉山寺尋燬於火。而書流傳絕少。吾兄購之十餘年。僅得一本。又脫落不可竟讀。乃手自丹鉛校讐。窮丙夜不倦。期年而三弘集鏤板復完。識者謂九京可作。必快心。茲舉而吾兄善繼之孝。於是最。大所稱不朽於官。不朽於家。兄殆毋愧歟。吾兄故輕財好行其德。見人蹈患難水火則皇然如身受。必脫

其人於阨而後快方官江西時幕府得一切用軍興法
吏民重足立吾兄從容風議爲之辯疑似脫繫囚赦盜
寇脇從所全活亡算又捐金倡贖婦女之係累千餘人
旣用內召官學士踵門求贖者猶月以十數某集中所
載朱孝子傳其一也昔王翁孺爲繡衣御史逐捕羣盜
及吏逗畱畏懦當坐者皆縱不誅曰吾聞活千人者子
孫有封吾後世其典乎何比于爲決曹掾平活數千人
有老嫗謂曰公有陰德天賜以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
懷中策九百九十枚以授史書所徵如此類甚夥天道
可信則吾兄所以昌大其後者當不可以世數計今年
五月春秋五十矣世俗十年一稱觴自五十始兄顧堅
辭不受賀或者以爲疑余以謂兄之辭宜也不朽其身
而又有以大庇其子孫其自爲壽者備矣而世猶沾沾
焉頌耄耄祝期願以爲希有之事顧不陋哉余與兄同
年生僅後兄兩月而所樹立乃不敢望百一瓠落兮然
懼與草木同朽旣書此爲兄壽行自慚也

珩字已六十雙壽序

風神澹永

某兄珩字以戊辰七月十日爲六十誕辰丘嫂畢孺人
少於兄十年誕以正月十七日邑中姻戚及賢士大夫
交兄者於獻歲謀並舉壽觴兄堅辭卻之而吾族之人

謝之而不獲已也。則曰：惟是一二伯叔兄弟，必欲以言壽，則願以屬吾子。湘晉歸震川先生爲陸思軒壽序，以謂東吳俗號淫侈，然於養生之禮未能具也。獨隆於爲壽，白艾以上每旬而加，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聯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今距震川時又百餘年，吳俗爲壽之禮，逾盛越綾，蜀錦金裝玉卮，一屏障之費，直中人數家之產，而其爲文必託名館閣鉅公官階，案六七行不盡壽者之家，得之以爲榮，而來會者亦厯聯視其官階，嘖嘖稱盛事耳。文之工拙固不暇計，習俗如是，而兄顧獨有待於余言，意者不以余爲不肖耶？抑謬以余之文視所稱橫目二足之徒，稍有閒耶？吾兄幼孤廢學，迨壯稍用積著，起家至其孝友睦族，卽讀書知古今者，未易過先康節公專祠，在余所居章滄里祭典闕如，兄則遣其子龍元偕余請於臺，踴躍奔走不遺餘力。今年春有司奉牲幣致祭，如著令，里中環觀歎美，以爲盛典。旣畢，祭則張具設樂，遍召族人長幼獻酬極歡，竟日罷常讀楚茨五章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氏箋引郊特牲云：祝命芻豝豆籩設於東序下，是祭末而燕私之事也。其六章曰：爾殽既將，莫怨其慶。又曰：神嗜

飲食使君壽考然則兄之自爲壽與族人之所以慶兄者從可知矣。兄家負郭距余居四十里而近余每過其家僮僕皆歡然出迎款洽累晨夕憶癸亥春余遊京師兄拏舟親送之京口握手絮語依依不忍別時宿雨初收江雲陰翳白浪如駕鷺羣飛覺離緒黯然余嗚咽幾欲出聲不可止噫嘻兄與余服屬在袒免行而友于之篤殆如同氣余方欲筆之家乘使吾兩家子孫知前人情誼乃爾今幸以不文之辭從二三伯叔兄弟後余其敢辭哉兄儻輕財數能緩急人其爲德不責報者凡才餘事余心識之而余所稱述者一家之私言也故不

青門籠彙卷八

序二

六

具著族長老又言孺人勤儉克家待內外周親曲有恩禮爲吾宗女師宜其並享耆壽殆未艾云

閻再彭先生七十序

饒削脫盡壽文蹊徑

余友閻百詩尊人再彭先生今年壽七十誕以九月某日九月於卦爲剝在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竊歎於先生有合也先生生明神宗之季剝運方始未幾而闖豎內熒盜賊外証明祚遂隕其剝牀及膚之會乎先生當是時以貴公子負海內盛名年未及壯遭離變執絕意仕宦讀書隱居終其身蓋自甲申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年七十矣屈指四十餘年中滄桑更變

亡論。芝山此流之徒。姓名幾爲貓貉。噉盡而曩時之哭。西臺而樹冬青者。求之山。咀水涯之閒。亦已寥寥。亡有所稱遺種之老。蓋畧盡矣。而先生巋然獨存造物者。殆以是爲不食之碩果。與吾觀復之初九。卽剝之上九。剝於上。斯復於下。百詩以博學名聞於朝。文孫繼登賢書。譬諸植物。咀華茹實。相嬪而無窮。已皆碩果所畱也。余與百詩交。以道誼合。夫誼誠則辭質。交深則文簡。序而貽之。異於世俗侑觴之辭云。

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序

代

少冢宰杜公母朱太夫人。今年春秋七十。京師名公卿

青門篋集卷八

序

七

下至韋布能言之士。爭爲詩若文。以稱述太夫人之令德。以致其頌禱。而銓曹正郎李君偕其僚十餘人。屬言於余。余惟諸君子所稱述。彬彬乎備矣。毋論余不文。卽文奚所復加。毋已。請折衷其說。爲太夫人更侑一觴。諸君子頌德之言曰。太夫人性淡泊。習勞勩。曩時躬操作。每至夜分。綜理家政。井如也。吾以知太夫人之勤。勤則不匱。是宜壽。則又曰。封公故好行其德。太夫人佐之。族屬嫻黨。以匱乏告者。周之必厚。御婢僕皆有恩。吾以知太夫人之惠。夫惠施於人人。爭德之。是宜壽。則又曰。太夫人未笄。歸封公。爲諸生婦。年四十餘。而少宰公以高

第讀中秘書稱貴顯矣。距今又二十餘年，親見聖天子踐祚改元，豫建太子，再上兩宮徽號。而太夫人亦以恩得窆封夫人，屈指五十年中，升沉貴賤，苑枯之殊，何啻倍蓰。而太夫人處之恬然，視爲諸生婦時不異。夫是之謂誠壹。夫誠則能久，壹則貞。愈宜壽。雖然，要非其至也。太夫人之德之至者，在孝事其姑。先是封公母曹太夫人年二十，稱未亾人，茹荼集蓼，撫封公有成。及太夫人于歸，執婦道極謹，曾池滸澗，以至厠牖浣滌，無鉅細必親。封公授徒客外，久甘旨之奉，纖毫不遺。封公憂蓋周旋牀第，昵昵如母子者四十餘年，一日也久之。

青門麗彙卷八

序二

文

曹太夫人以二品恩例贈夫人，會督撫疏其節，上聞被旌，典立石表墓。太夫人聞之色喜，爲加一餐，其純孝如此。余嘗博徵詩書所載難老之錫，諸福之祥，往往推原於孝德，而操之不爽。若左券而償者然。此猶爲王公卿大夫士言耳。若夫婦孝其姑，視子孝其母，尤難。益母子一氣也。婦姑異姓也。一氣者無間，異姓者形睽。故曰：難也。太夫人於其難者，易之，則造物於其易者，亦何斷之與有。或者以少宰公不獲歸奉觴膝前，意不無介介者，愚謂不然。公以名德重望，皦然稱名臣，吾知太夫人雖違於其側，其心樂也。況公甫艾齒去懸車之歲，尚二

十年度此時爲名宰相且久而太夫人亦將百齡健飯
當不異今日然後請於朝乘傳奉上尊歸而率兩弟諸
子長跪而進一觴未晚矣

陸翁八十序

代

醜類蘇長公小品而適潔過之

翁吳越閒異人也少跡弛嗜酒善馳射中酉閒南都擁
立閣部史公可法督師維揚翁常隸麾下思以功名自
奮史公殉國翁脫身而南遁跡湖濱自是一以酒自晦
亦喜奕提奕局出遇邨夫野叟以至市僧屠沽往往與
奕或爭道至奮拳毆翁翁弗忤也貰酒飲輒醉醉則就

青門簾櫳卷八

序二

九

眠爐頭或扶曳之乃歸今年八十矣丹顏白頤鬢步履
飲噉如四五十歲人余不識翁某生爲具道之如此會
其子上舍某乞余言爲壽余記陸放翁劔南集中載姚
將軍事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求之不可得
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放
翁作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有曰脫身五十年世
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閒有此熊豹資又曰我亦志方外
白頭未逢師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歛
然松杪飛請持此壽翁可乎翁笑曰吾年老健忘曩事
都不復記憶吾姑飲酒呼兩兒子趣舉太白浮之陶然

醉顏然麻

徐母潘太夫人六十壽序

太夫人爲吾鄉故御史中丞徐公之配而今主政君永寧中書君永宣之母也中丞公起家進士爲時名臣立朝多所建白語具予所爲家傳中公居鄉故好行其德而夫人克襄之懿行不可縷述其尤鉅者中丞公座主陳公歿於嶺南家寄廣陵遺孤甫數月一二強奴悍嫗尙不利是公往抱以歸泣而授夫人曰是藐諸孤師門一綫系是必撫視之惟謹夫人亦泣受而禱之懷曰是藐諸孤陳氏一綫系是敢不撫視之惟謹乃躬自鞠育

青門籠彙卷八

序二

子

不以屬女奴自孩抱以至成童推乾就濕撫摩嘔噎積十年如一日旣長授室而歸其宗迄今士大夫語及之噴噴高中丞公行義而以太夫人親乳爲尤難及云戊

寅臘月廿八日太夫人六十悅辰公子先期請予文爲壽常誦鳩鳩之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解之者曰鳩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以興君子執義一而用心固也其二章三章曰在梅在棘言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也而終之曰胡不萬年言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也予謂此足爲太夫人壽矣鳩鳩七子均平出于一母而太夫人得之異姓之子義一而心

固士大夫或難之。而見之于太夫人。故尤難也。然則人
之以壽考康寧爲太夫人願。如風人所咏者。從可知也。
憶予與中丞公同釋菜於學官時。予甫童。中丞公亦
未弱冠。荏苒五十餘年中。丞公去而弋科第。躋顯仕。而
屈指公之棄捐賓客。又忽忽十年矣。而予白首。濩落如
故。獨喜得與公子兄弟爲紀羣之交。每過其家。飭醪醴
餽飢。必豐潔。太夫人之意。亦若喜公子與予輩遊者。蓋
不以爲無益也。太夫人語公子曰。汝曹巧文章。壽我。必
得邵君一篇。庶足傳遠。公子爲予具道之如此。予固心
媿其言。顧是豈尋常閨閣女子能見及與。予母家爲前

青門籠彙卷八 序二

三

黃楊氏數年前有壽母年及百歲。予外大母行也。往拜
之堂上。見其耳目神明不衰。下階乃須杖耳。聞太夫人
嘗遺以襲衣。其家猶能言之。吾祝太夫人壽。殆必與壽
母埒。而猶未艾矣。

姪衷赤文孫編次

男

士豫

士京

全校字

833067

